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历史事件中伪诗的认识价值

——以《石达开遗诗》为例

孙启华

摘要：伪作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石达开诗作，自梁启超 1902 年于《新民丛报》刊出，其后三四十年间辑佚诗作频频刊出，最终结集成《石达开遗诗》。与辑佚同时进行的是学者的辨伪工作，很多学人在承认石诗为伪的同时却愿信其为真，这一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的亲历者与局中人，其出走与败亡的诸多传说，成为人们借以回视自我际遇的样本，而英雄崇拜情结则构筑出其诗作产生、传播的心理基础。随着晚清内忧外患的加剧，志士仁人高举排满大纛，石达开反清之举具有先导意义，这奠定了其诗作“辑佚”的政治基础。随着历史变局的深化，石达开的形象也在层累地塑造，由武将变为文武全才，最终成为民族英雄，达成了时代弄潮者的祈愿。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石达开；《石达开遗诗》；伪书

同治三年(1864)，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这场持续了十四年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两军的对垒，造成了战争波及地区生灵涂炭，也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大厦越发摇摇欲坠。内忧外患的失序时局，进一步催生出大量的改良乃至反清志士。二者虽归旨有别，但在路径选择上却有着相似性，其表现便是重新提取太平天国运动，欲借其积极因素，唤起时人的时局关怀。于是反对清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成为革命志士敬仰并效法的对象，以石达开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诗文成为他们舆论宣传的阵地。石达开因其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成为革命文人的选择，其形象也逐渐由莽夫转变为民族英雄，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政治任务。

一、石达开诗文的流传及结集

1934 年，罗尔纲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专栏发表《〈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一文，指出石达开《致曾国藩五首》系伪作，“没有一首使我们信得过的”^①。五年后，时为《大风旬刊》主编的简又文发表《太平天国文献贗品考》，该文亦认为石达开诗多为贗品。随后，柳亚子亦写跋文两则，指出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第 121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按，1913 年 7 月 28 日《申报》所载《石达开遗诗》亦有人怀疑，“或云此为某君等之制也”，只不过录者无确凿证据，“录之以存名士余韵”。

所载二十五首诗除却《答曾国藩》五首外,其余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①。自此,《石达开遗诗》之真伪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致曾国藩五首》初发表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考之当时,自1902至1939年三十八年之间,石达开遗诗以1934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石达开遗诗的搜辑、整理、结集阶段,其次是诗集整理与辨伪阶段。前一阶段,学界虽质疑诗之真伪,但学界主流普遍认为石达开遗诗是真诗。石达开诗由单篇而结集也主要发生在此时期。

石达开诗的收集、整理,发轫于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登石达开诗五首,此即《石达开遗诗》所载录《致曾国藩五首》,后载录于梁氏《饮冰室诗话》。诗原本无题,梁启超述其来源曰:“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诗云……”^②诗后有梁氏评语。除这五首之外,梁启超在文末还摘录了石达开檄文中四语,予以高度评价。1906年,高旭刊刻《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共计二十五首,其中《致曾国藩》五首系梁启超先前刊于《新民丛报》者,其余二十首为高氏新增。此后,各类报纸杂志频繁选刊石氏诗文,如《民哲杂志》1912年12月刊载《马山口占》,《文艺俱乐部》刊载《我朝伤内祸》等三首,《民国汇报》1913年刊载《石达开之求贤诏》,《神州日报》先后连载《无生诗话》《龙谭室诗话》《说元室诗话》,《夏星杂志》刊载《朴学斋夜谭》介绍石达开之诗文。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但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于是有南社社员感于现实之局,联系1911年滦州起义领导者吴禄贞被清廷暗杀的事迹,将石氏与吴氏诗集合刊成《石达开吴禄贞诗钞》。冯平在序中言:

石翼王而不受掣肘,得专征伐,扫穴犁庭,驱胡漠北,清室不复再振,而国藩三族夷矣。吴将军而不被暗杀,率其精锐,传檄天下,还定中原,民国不至分裂,而世凯五鼎烹矣。翼王擒而太平天国亡,将军死而中华民国危,二氏系国家之盛衰有若是者。而其诗之雄直豪放,又绝相似,初不必以句

斟字酌为工,而自饶神韵,丹心浩气,溢于行间,非蛩鸣蛙唱者所能几及。拟之于声,则雷震空谷,风激森林,纯乎天籁,不同凡响,非诗人之诗,而其诗自足千古。^③

其中所录石达开诗歌与高氏整理者相同。

随着太平天国史事的整理,有关石达开的轶事逐渐成为各杂志刊载的内容。1922年世界书局刊印发行许指严整理的《石达开日记》,甫出,即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一度引起史学界的轰动。此时宣传石达开诗作的得力干将是卢前。卢前原名正绅,后改名前,字冀野,自号小疏,别号饮虹,江苏南京人,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石达开诗钞》系他们兄弟几人合力编成,辑录石达开诗二十五首,对采录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及《龙谭室诗话》者,诗后注明出处。除诗歌外,该集尚有卢前作《题石达开诗后》四首及《石达开传》,附录有《讨虏廷檄》《致曾国藩书》两文。《题石达开诗后》结合石达开事,颇多悲凉:

铁蹄踏破石城月,博得红巾遮黑头。
七字诗吟人苦未,依然羸马巴陵秋。

横刀当亦仰天笑,碌碌营营世上名。
江左少年无侠骨,更谁人去问东平?

如许头颅空自惜,西川人过泪双垂;
至今嵎岭离离树,犹是猿啼月落时。

天涯落魄凄凉惯,燕影红泥又夕阳。
重向瓜棚豆架过,白头老妪说洪杨。^④

辛亥革命后,鉴于太平天国抗清之举动及被清政府之镇压、诋毁所导致的文献不足,“国人稍稍欲求其遗事,以直前漫,勒为信史,昭示来许,则以故老无存,文献莫征,兹事竟勿能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第1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③ [清]石达开、[清]吴禄贞:《石达开吴禄贞诗合集》,第1页,常熟:简单编译社,1920。

④ 卢前编:《石达开诗钞》,第1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就”。罗邕、沈祖基编辑的《太平天国诗文钞》虽“一鳞一爪，未尽其全”^①，但太平天国诸将领之思想，可得以一窥。石达开名下所收诗文，除二十五首诗歌外，增录《训谕曾天养》《各安生业谕》《檄文》《檄告招贤文》《报天王书》《复曾国藩书》《职凭》七篇。1936年，出版界掀起文集、选集出版的潮流，在这一浪潮中，钱书侯编《石达开全集》诞生。钱氏搜辑了列于石达开名下的日记、诗、文、书牍，是集的整理一方面在于存石氏之诗文，以阐发石达开之生平事迹，一方面在于现实的讽谕，正如钟吉宇在序中所言：“石氏已矣，吾愿后之执政者，苟有觉于斯文，当知天之生才，既如彼其不易，而士之求知，又如如是其难也。虽存吐哺握发以待，犹有恐其不至者之至念，则屈者少而伸者多。才智之士，皆得其位，岂惟英雄之幸，亦国家之幸也欤！”^②

伴随着石达开诗文的搜辑并汇编成集，各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已意识到石氏诗文的真伪并存情况。罗邕在《国难后第一版序》中将《太平天国诗文钞》未惬于心者总结为七个方面，其中第二方面即是诗文集的真伪混杂，“贋鼎伪作时见入录，鱼目混珠，有失甄别”^③。1934年罗尔纲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认为是书“目的乃在表扬洪杨革命精神，而不是为着蒐辑史料而来编纂此书”^④，故指出是书多有讹误之处，以“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并起的时代关系”“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太平天国的禁忌称谓制度”“史料来源”作为标准对诗钞、文钞内容进行了辨正，总结了太平天国文献之所以时有鱼目混珠的现象，一在于不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并起的时代关系；一在于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推翻清政府，因而借伪托以鼓吹革命。后来罗尔纲撰《石达开假诗考》，对石达开诗集中所录诗歌进行了考证，认为其诗都“教人十分怀疑”^⑤。1935年，胡怀琛亦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表示该书“取材博而审查不精”^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前后经过罗尔纲、柳亚子、简又文等人论证，石达开诗歌多数属于伪作无疑，但有关石达开诗歌的真伪之辨一直未曾停止。石达开之贋作之所以越来越多，梁嵒庐认为：“黄小配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撰《洪秀全演义》，鼓吹革命，又替石王代拟答曾国藩书，而在

后面附上‘谨附俚诗五首’一句，以相牵合，将原来以诗代柬的作品，变成书札的一条尾巴，于是石王之贋作愈来愈多了。”^⑦

石达开遗诗的总体情况，自在《漫谭石达开诗》总结说：

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初期，党人们多借托太平天国遗事来反对满清，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汉公（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尤其是高天梅（旭）用残山剩水楼主人名义刊印《石达开遗诗》。这本《石达开遗诗》共诗二十五首，除了《答曾国藩》五首，曾见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之外，其余二十首，皆出于天梅的伪作。天梅作此诗时，是在民国前六年，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的时期。那时天梅且是中国同盟会的江苏主盟人之一，名用高剑公，努力革命运动。民国七八年间，护法之役，天梅是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有一天，和我谈天，他说《石达开遗诗》是他所写作的。及到民国二十八年夏间，柳亚子寄我《石达开遗诗》一册，说是天梅在民国前六年与他同事健行公学时所作的。似此，更加证明石达开的诗，是出于天梅的手笔。至《答曾国藩》五首，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已有载入，《饮冰室诗话》亦有收入。据一般的考证，这五首诗，是梁启超所伪作的。因为诗中最使人赞叹的句子，是第三首末二句：“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 ① 蒋中正：《太平天国诗文钞序》，罗邕、沈祖基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② 钟吉宇：《石达开全集序》，钱书侯：《石达开全集》，第2页，绍兴：景钟书店，1937。
- ③ 罗邕：《国难后第一版序》，罗邕、沈祖基编：《太平天国诗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④ 罗尔纲：《石达开假诗考》，《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4期。
- ⑤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第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⑥ 胡怀琛：《读太平天国诗文钞》，《时事新报》1935年4月21日。
- ⑦ 梁嵒庐：《石达开诗话》，《国防研究》1942年第1卷第1期。

而最大的破绽,是在第三首的第三句“只觉苍天方愆愆”。因为太平朝,国号天国,王称天王,朝号天朝,将封天将,拜天父天兄,崇天情天理。“天”是他们最高无尚最神圣的称谓,凡是天字,在太平天国的人物,奉之如神圣,怎肯写出“只觉苍天方愆愆”的愤天恨天怨天的话!不用说,这是出于后人伪作的无疑了。^①

石达开伪诗情况如上所说,但当时有人对此亦抱有疑问:“石达开早年也曾开着雉发店,其出身可知,但是书籍所载多说他解诗,所以有人说他的诗为高天梅伪造,可有一些未能肯定。”^②更有人明知其假却毅然希望其真,邹嘯就说:“虽然明知石达开的诗,有一部分是假的,他的日记中所谓做诗,尤不可靠,但总是痴心妄想,希望全都是真的,也许我太喜爱石达开了吧?”^③

从革命党人作伪诗之旨到普通读者明知其伪却痴心妄想其真,这反映了读者对石达开的喜爱。这与石达开悲情英雄人格有莫大的关系,其人格一方面激起人们对石达开的敬仰,一方面又引起人们的叹惋。人们循着愿望的达成这一心理,在时人伪造诗、日记的基础上,开始接着叙述、演义,于是创造性地生发、附会出石达开其人及其生死之谜,并积极探寻与石达开有关的一切实物,从而构建起心目中的石达开形象。

二、进入历史事件的石达开

石达开生活及《石达开遗诗》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新与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时代。在风云诡谲的时代之下,聊借古人,以申今愆是古代文人参与社会的一种惯常策略,但问题是向谁借取,即选择哪一位古人作为立论的标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言:“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甚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那几点。”^④梁氏此言虽就作传记而言,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同样适合我们所讨论的上述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文人在诗文中借以立论的人物可谓汗牛充栋,总体考察这些人物,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熟知度高,较高的知名度,才会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其次,

美誉度高,人物较高的美誉会更令读者信服。再次,具有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人天然具有同情弱者的情怀,那些在历史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共情。

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对石达开定位的缘由,首先在于晚清以来世人对太平天国运动态度的转变。太平天国定鼎南京,控制区主要在江浙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鲜受战争影响,成为寰宇之内财赋与文化重地。太平军的到来,无疑打破了此地的稳定,势必引起此地士民的反对。以江南为中心的文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大都将太平军及其领导者描绘为负面形象。他们在谈及太平天国运动时,大都冠以逆匪、发逆、粤匪、赭寇、红羊劫、长毛贼等字眼,以示自己对太平军的憎恶。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出于对统治的维护,清政府更是大肆宣传,营造一种中兴之局。在战争中失利的太平天国在文字宣传的舆论阵地上也处于下风,毫无招架还手之力。这种境况随着清政府中兴的幻灭逐渐出现反转。光绪二年(1876)《申报》刊登《论禁绝会匪》,作者从故老之口听闻太平军之种种,而洪秀全“素有大志,大抵必为黄巢一流人物”^⑤。与此同时,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戏剧在民间悄然兴起。如光绪十九年(1893),《大清得胜图》剧在天仙茶园首演。此剧因“玷污国家之大臣,淆乱国家之体制,煽惑后人之耳目,肇启后人之猜疑”^⑥而被严禁。后来,该剧改为文武全本新戏《铁公鸡》于是年重新上演,甫一上演即大受欢迎,人们“手舞足蹈,色舞眉飞,举国若狂,趋之若鹜”,《新闻报》曾如此记载当时的情景:“新颖异常,阅者夺目,不论乡愚市侩,即身列士林,亦将相率往观,一新耳目。”^⑦此剧系演说太平天国名将石祥祯的故事。铁公鸡为石之绰号,因其骁勇善战,冲锋

① 自在:《漫谭石达开诗》,《永安月刊》1947年第95期。

② 珍珍:《石达开存亡问题》,《中外春秋》1946年。

③ 邹嘯:《石达开的诗》,《申报》1939年5月11日。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9册,第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⑤ 《论禁绝会匪》,《申报》1876年9月20日。

⑥ 《论演〈铁公鸡〉戏剧之妄》,《新闻报》1894年6月5日。

⑦ 《续论〈铁公鸡〉戏剧之妄》,《新闻报》1894年6月13日。

陷阵,无所不摧,故有如此之称。新编的《铁公鸡》遭到批评,认为“此时此际正宜演习教忠教孝之剧,或取往事而翻新,或取近事而说法,胡可演唱发逆倡乱之事,以煽惑凶顽而开导强暴”^①。《申报》刊登《约束梨园》,指出:

乃近查各茶园演唱《铁公鸡》《左公平西》暨《鲍公十三功》等戏,其中情节支离,任情捏造,颠倒是非,甚至讥将士为衰弱,指逆党为英雄,其描摹凶恶情形,尤为惊心触目。不独有衰前代名臣,而于世道人心亦大有关系。^②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已经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而到了清末,这一态度经过革命党人的鼓吹宣传,更是成为他们借以反对清政府的舆论工具。

孙中山向以洪秀全第二自称,他认为“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持此宗旨,他嘱托刘成禺以《满清纪事》为基本,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以“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③。《复报》致力于宣传太平天国革命,“社说”栏刊载天叹之文,认为洪秀全“光复者十有六省,由斯以谭,规模之宏阔叠过延平,政治之开明凌驾明祖”^④。天叹此语,章炳麟在《洪秀全演义序》中亦有相似的表述,其云:“洪王起于三七之际……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⑤《洪秀全演义》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宣传与提升太平天国的地位以助力革命,一方面在于扩大太平天国的影响范围。孙中山倡议的《太平天国战史》旨在争取檀香山洪门会党的改组与支持,其影响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而小说《洪秀全演义》则明显突破了这一局限,章炳麟在序中亦坦言:

近时始有蒐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昭。^⑥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及中华民国的建立,

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史学领域,史学界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志》《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的诸领袖因孙中山称扬之效,地位终于实现了彻底的扭转。太平天国从晚清到民国的地位转变是石达开遗诗整理的社会基础。

其次在于文人鉴于文献亡佚的现实考量。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垒长达十四年,且战场主要集中在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势必造成大量典籍的焚毁。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江苏学政鲍源深探访江苏一省战后书籍存留状况说: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⑦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营造奉天承运的天命观,对太平天国的史料也进行了大量的焚毁及伪造活动。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言:“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⑧王重民指出:“太平天国一朝文献自国祚颠覆,为满清所深忌,毁灭殆尽!官书而外,士大夫亦讳言之。”^⑨兵燹带来的书厄以及战后统治者有意识的禁毁造成的典籍缺失,使得历

① 《论演〈铁公鸡〉戏剧之妄》,《新闻报》1894年6月5日。

② 《约束梨园》,《申报》1895年7月29日。

③ 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天叹:《拟建立太平天国洪王铜像记》,《复报》1906年9月3日。

⑤⑥ 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黄小配:《洪秀全演义》,第2、2页,上海:广益书局,1949。

⑦ [清]鲍源深:《补竹轩文集》卷一《请飭各直省督抚购刊书籍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0册,第6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⑧ 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⑨ 王重民:《读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图书与图书馆论丛》,第42页,台北:世界出版社,1949。

史记载出现中断、断裂乃至误解、错讹。

光绪年间,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戏剧在民间兴起。此时距离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已过去三十余年,当年经历者已多半不存于世。民间戏剧粗制滥造,多有乖史事。《新闻报》曾刊文指出:

宣淫之剧未终,而长乱之剧又盛。长毛凶焰,装点十分;回匪猖狂,描摹百种。既长暴长凶之可虑,亦诲奸诲盗之堪虞。尤可骇者,将大臣名将之籍贯误易,年代误编,令人闻之莫名其妙。^①

对这些讹误之处,有司不过问,地方绅士亦任其胡诌乱扯。这一鱼龙混杂的现象,令有志之士想搜罗文献以成信史。《白崇禧为石达开树碑启》云:“民国以还,从歧说之纷起,倘不蒐罗文献,正恐有诬前人,没非访剔岩阿,定更难成信史。”^②

除以上两方面外,石达开的英雄气概及其悲剧结局也构成了石达开遗诗整理的心理基础。崇拜英雄与同情弱者是人的普遍心理,英雄迟暮,更能引起人的扼腕。亚当·斯密说:“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③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促使石达开出走最终兵败大渡河的理由。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忠而被谤,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惋惜。加之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其个人之事迹多付之阙如。“翼王投荒而后,不但彼个人之消息寂然,即其家人之消息,亦了不知之。”^④这样的经历,无疑会加重人们对其结局的猜度,也更加刺激人们从只言片语中探知其一二的心里。扞虱谈虎客在《洪杨内乱》后感慨:“彼洪、杨、韦三人皆不足惜,所惜者石王耳。”^⑤使君《石达开之轶事及其女》分析石达开轶事多见书籍的原因说:“翼王文武双全,而其英雄气概,更足起后人之崇拜,天国自败,翼王投荒万里,自成社会,历史中实不多见。因此其生平轶事,便为后人所欲知,所以石达开轶事之见于书籍

者甚多。”^⑥

石达开轶事之记载,文人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石达开的生死之谜。陈华在《石达开生死之谜》中总结“当时生死,亦有二说”,一说认为石达开率军出走西入四川,因孤军深入,被厄于土司,后被献于川抚骆秉章,遂就地正法。一说石达开实未死,当时被一貌似者顶替,石达开已乘隙远遁。石达开之生死,除陈华之说外,晚清民国笔记中多有记载,主石达开死事者有《庸庵笔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林下笔记》《石达开死难考》《石达开死之谜》《石达开在宁之失败经过》《翼王石达开殉义成都》《读石达开日记书后(续)》等。这些记载不以成败论英雄,对石达开多抱惋惜之情,“天下兴亡都有责,敢将成败论英雄”^⑦、“先生功业在,掩卷一低徊”,“将军今老去,谁与挽乾坤”^⑧。石达开之拒降诗,“峻诗厉语,如见其人”^⑨。其请降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叙自己被逼出走,转战各地的苦衷;次述自己用兵十数年,一事无成,徒苦军民;终请唐氏转达朝廷,自己愿一死,以宥手下将士。^⑩书中一死宥将士之举,彰显了石氏的英雄气概。主石达开未死者,《所闻录》《石达开日记》《评兰室笔记》认为石氏被人替代,后入峨眉山为僧,《评兰室笔记》记载:“依考王紫谿先生所编之《红羊实记》,内载有翼王在四川兵败为僧一节。后左文襄出赏访问,杳无踪迹。”^⑪《石达开之死与诗》则认为石达开其实并未被生擒。海

① 《论示禁新戏事》,《新闻报》1895年8月4日。

② 《白崇禧为石达开树碑启》,《兴华周刊》1935年第32卷第23期。

③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等译,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④⑥ 使君:《石达开之轶事及其女》,《华东日报》1931年2月10日。

⑤ 扞虱谈虎客辑:《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续记咸同间用兵轶闻》,第401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

⑦ 林虎:《冕宁途中悼石达开》,《民族诗坛》1939年第3卷第5期。

⑧ 陈维诚:《读石达开诗寄恨》,《松报》1933年1月23日。

⑨ 《石达开拒降诗》,《小春秋》1941年第9期。

⑩ 尚之:《石达开请降书》,《新闻报》1936年11月16日。

⑪ 陈淑娟:《评兰室笔记·翼王石达开》,《劝业场》1919年3月9日。

棠旧主《石达开》记载朋友之言,光绪年间石达开曾在扬州附近出现:

曩在旧京,闻林蘊言,听鼓抗垣时,有父执某太守,光绪中以事如广陵,途遇一老人,精神矍铄,坚乞附舟,言亦有事扬州,既登舟,与人言多奇语,旋即掉头酣睡,天明竟失踪,遗包一,又雨盖一具,重不能举,柄端镌石达开三字,解袂视之,皆洪杨时文书,某太守亲见之,后以告蘊。余曰,翼王其犹龙乎,一露鳞爪,殆以示成都所磔者伪也。^①

围绕石达开未死之事实,当时颇有记载叙石达开脱身天京之经历,如《眉庐丛话》记载熊侃感于石达开的知遇之恩,提前向石透露天京事变,使得石达开得以脱身,“熊感石氏知己甚深,会洪杨构衅,杨被收,熊闻耗独先,亟贻书报石,趣宵遁”^②。更有甚者,演义石达开之女及后嗣故事。

石达开生死之事之所以众说纷纭,就在于石达开之遭际及其所表现出的形象和背后的精神气质极为特出。浩瀚《桂当局收罗石达开墨迹》说:“太平天国军兴,翼王石达开之勋望最著,迨洪氏势弱,乃自将一军入川,力图振作,终以兵败为川督秉章所害。后人谓石氏莫知所终,此特慕才怜遇,不忍直书,故特弄此玄虚耳。”^③老敢在《石达开之幽默》中言:“以理度之,若石之幽默天材,当臻寿考,不当被杀。”^④显然,世人对石达开抱有的慕才惜遇之情,是石达开“未死”说产生的基础。

1901年李鸿章去世,梁启超以纪年体方式撰写《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在书中对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赞赏有加:“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石达开独有壮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⑤在太平天国诸将领中,梁启超最称赞李秀成,其次便是石达开。太平天国将领之地位,梁启超之后,晚清民国文人多撰文予以评鹭,其中石达开、李秀成显然高居榜首。将石、李二人并举者,如一羽《石达开少年时》云:“贤德足以服人者,

只李秀成、石达开二人。”^⑥亦有将石达开与洪大全并称者,如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洪秀全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⑦

但在文人的叙述中,更多的是认为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将领中无出其右者。“石达开为太平天国之唯一人才”^⑧，“翼王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诸王中,为最杰出之奇才”^⑨,朱宝德《读〈石达开之死及其诗〉后》云:“太平天国崛起后,其兵队之所到,几乎遍满了中国,其文武将校中,有卓卓的伟节,至今昭人耳目者,尤以翼王石达开之文学,洪秀全不能及也。”^⑩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甚至坦言:“使予钦之,尊之,敬之,爱之,而至于五体投地者,莫如翼王石达开。”^⑪1911年,《石达开轶事》云:“太平天国最为杰出之人才,一为伪翼王石达开,一为伪忠王李秀成。识见阔伟,善得人心。”^⑫

三、石达开形象的重塑

自在《漫谭石达开诗》判定石达开遗诗为伪作后说:

可是有许多写述太平天国诗话,尤其是石达开诗的,都铺张扬厉的掇拾这些赝品,当是珍贵文字,甚至把高天梅所伪作

- ① 海棠旧主:《石达开》,《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第3卷第13期。
- ② 蕙风:《眉庐丛话》,《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
- ③ 浩瀚:《桂当局收罗石达开墨迹》,《天文台》1937年第55期。
- ④ 老敢:《石达开之幽默》,《论语》1933年第23期。
-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8册,第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
- ⑥ 一羽:《石达开少年时》,《无锡日报》1945年3月15日。
- ⑦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石达开日记》,第22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⑧ 佚名:《石达开告示》,《盛京时报》1941年10月28日。
- ⑨ 傅信:《石达开遗事》,《新锡日报》1938年6月19日。
- ⑩ 朱宝德:《读〈石达开之死及其诗〉后》,《自修》1942年第232期。
- ⑪ 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第65页,《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
- ⑫ 《石达开轶事》,《申报·说苑》1911年3月26日。

的石达开诗,说是石的作品,这又未免失于考据了。……那么,高天梅的伪作石达开诗,是有所为而假借名义来作,做排满的宣传材料。因为革命,是择目的不择手段,假借古人名义发布诗文,是想着鼓动排满的思潮。是为公不为私的。^①

由此观之,我们对石达开遗诗的伪作现象当从两面观之。首先从学术辨伪的路径,石达开遗诗属于伪作无疑。其次,从思想发展角度而言,这些伪诗恰又是真实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摄取时代的潮流、风气。石达开遗诗的辑佚与辨伪史演变中,人们选择石达开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所以才会出现从辨章学术的角度知晓石诗之伪,但从心理的角度又宁愿相信这些伪诗是石达开所作的现象。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谈及历史人物传记时曾说:“在撰写历史或人物传记时,你必须牢记,没有任何事情的结果是注定的。……事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②时代风云精神的呼唤、人们英雄崇拜心理的需求使得石达开的形象借其遗诗逐渐由模糊变为清晰,由普通变为高大。具体言之,石达开在晚清至民国,其形象逐渐由莽夫变为儒将,由儒将变为民族英雄。

确切地说,石达开作为敌对营垒中的领导者之一,清朝官方对其形象的表述算不上清晰。我们可从与石达开多次交手的曾国藩、骆秉章的奏议中窥其一斑。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曾国藩奏:“臣查石达开为贼中著名骁悍之魁。上年曾在湖口,与臣军水陆接仗,诡计百端,卒挫我师。今乃大举内犯,非厚集劲旅,不足以资堵剿。”^③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覆奏折》云:

至石达开系湖南拔贡,颇有投诚之意一节。查石逆系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甲寅八月,踞守安庆。十一月臣国藩师次九江,石逆与罗大纲同赴湖口救援,官军被挫。……现据各路探报,石逆纠集匪党十余万人,前往金陵,誓杀洪、韦二贼,为杨秀清报仇。以臣等愚见揆之,如果

洪、韦胜而石逆败,则投诚乃意中之事。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取众,假仁义以要民,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④

咸丰八年(1858)八月,曾国藩《遵旨移师援闽折》云:“伏查贼渠以石逆为最悍,其诬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为最诘。”^⑤奏疏中,曾国藩侧重的主要是石达开的军事才能。曾国藩所说的“诡计百出”显然是石达开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所谓兵不厌诈,而“诬煽莠民”则是其亲民政权的权谋。曾国藩的这些描述,显然也印证了《平定粤匪纪略》的记载,其云:

溯自洪秀全粤西倡乱,伪王五名:伪南王冯云山、伪西王萧朝贵均先在湖南击毙;伪东王杨秀清、伪北王韦昌辉,自相残杀族灭;惟伪翼王石达开素蓄大志,假仁义以笼络其下,贼争附之,借与韦逆分颜,独树一帜,几不可制。^⑥

曾国藩外,骆秉章与石达开在湖南、四川一带角力最久,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禽事》载:

粤贼石达开与洪秀全、杨秀清同起浔州之金田,伪称翼王。逾岭涉湖,乘胜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与通,纠党踞江西八府,与曾文正公相持连年。既乃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扰湖南,声势震荡。巡抚花县骆文忠公多调宿将,与力角于洞庭、衡山以南,仅驱出境。达开乃还踞广西诸郡,仍绕湖南北,径窥四川边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万余里,蹂躏数百城。厥性惯走

① 自在:《漫谭石达开诗》,《永安月刊》1947年第95期。

② David McCullough, Interviewed in NYT, Aug. 12, 1992, C10.

③ [清]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五十五,第4页,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④⑤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59-160、2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⑥ [清]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十五,第20页,清同治八年(1869)群玉斋活字印本。

边地,避实蹈瑕,每为官军所蹙,则踰伏山中,倏伺形便,飘然远颺。自谓生长岭峽,善陟奇险,躡幽径,恣其出没,使官军震眩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禽灭。^①

薛氏记载表现的也是石达开对骆秉章造成的困扰。骆秉章咸丰九年(1859)奏称:“石逆狡诈殊常,贼目多系盐贩、烟贩、会匪,各府县山僻小径皆其熟游,故贼踪出没多出意料之外。”^②在生擒石达开后所上奏章中,骆秉章称:“查伪翼王石达开在粤逆起事首恶中最为狡悍善战。……臣抚湘十年,屡因石逆用兵,稔其不惮险远,最善伺隙乘虚。……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③

曾国藩、骆秉章咸丰五年(1855)至咸丰十年(1860)间的奏稿多次提及石达开。其记载主要集中于石氏的军事才能。在曾国藩看来,石达开诡计百出,屡挫官兵,给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诚如陈登原所言:“翼王间关转战,抵瑕蹈隙,使清军将帅为之谈虎色变。”^④

曾国藩奏章中提及石达开系湖南拔贡,显然与骆秉章奏稿中所记《石达开自述》有违,《自述》云:“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⑤石达开之生平,生活于道咸同时期的许奉恩亦有记载,他说:“石达开者,以财雄一方,素慕游侠,好结纳而不择其人。门下食客实繁有徒,类多无赖。石居恒惟日与健儿驰马较射、击槌舞槊以为乐。”^⑥许氏自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他“间关转徙数千里,其历十三行省”^⑦,其叙述应有所本。相比曾国藩、骆秉章评价石氏“狡悍善战”,太平天国内部将领如李秀成、洪仁玕则坦然承认石达开读书识文。李秀成评价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⑧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则进一步发掘其文学才能。梁启超云:“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虽陈琳、骆宾王,亦无此佳语,岂得徒以武夫目之耶?”^⑨自此,石达开主要以文人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以致于叶德辉称之为“雅贼”。叶氏云:“《图书集成》原本初印,吾在湘乡陈篁仙方伯

湜家见之,缺五百余卷。黄纸印,蓝绢面,其中图画最精,其书于同治三年克复南京得之,相传为粤寇伪王石达开败后遗弃者。石寇好文,行营必以书籍自随,亦雅贼也。”^⑩20世纪20年代,《石达开日记》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封面绘石达开右手握书,左手执剑,显然将石达开视为文武双全的人物。指严在是书弁言中云:“予幼读各家记载太平轶事,俱云贼中惟石达开通翰墨。”^⑪指严之弁言作于1922年,作者对石达开通翰墨的印象来自幼时,可见石达开文武双全的形象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春冰室野乘》云:“洪秀全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⑫老成《读石达开日记以后》认为石达开“善属文,工吟咏,性豪爽而好游览”^⑬,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认为石氏“兼资文武,旷达恢廓”^⑭。老凤则进一步提出石达开“诗文亦为诸王之冠”^⑮。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石达开的形象,也使石达开向传统的文士形象靠移。于此,作为一名儒将,石达开既有将领的遣兵用将之才,又有吟诗赋诗的文人风采。

- ①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2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② [清]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八十六,第55页,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 ③⑤ [清]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续刻四川奏议》卷六,第31-36、39页,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
- ④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4册,卷六三,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 ⑥⑦ [清]许奉恩著,文益人校点:《里乘》卷十,第282、311页,济南:齐鲁书社,2004。
- ⑧ [清]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34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⑨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18-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⑩ [清]叶德辉著,紫石点校:《书林清话》卷八,第22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 ⑪ 指严:《弁言》, [清]石达开:《石达开日记》,上海:世界书局,1933。
- ⑫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石达开日记》,第22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⑬ 老成:《读石达开日记以后》,《庸言》1946年第6卷第7期。
- ⑭ 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
- ⑮ 老凤:《读石达开遗诗》,《大上海公报》1945年1月22日。

慎仪《石达开之文》评价说：

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之儒将也。其用兵之神，临阵之勇，清将皆闻风丧胆，不敢与战，论者遂疑其叱咤一声，千人辟易，是项羽一流人物，殊不知王实为一恂恂之儒生，且曾列名科第，摘芹香探桂窟者也。^①

慎仪笔下的石达开是一个集曾国藩、骆秉章、李秀成、李崇惠、老凤等人所描绘的石达开优点于一身的全新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历史传记向来追求实录，崇尚盖棺论定，然而在书写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因对研究对象有所偏爱而将其拔高，于是某些形象被无限地放大，某些形象被修饰得越来越完美，人们甚至会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对历史现象进行修改乃至重写。辛亥革命的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启了石达开新身份的重建。自在《漫谭石达开诗》一文中言：“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初期，党人们多借托太平天国遗事来反对满清。”^②虽然太平天国运动领导者与民主革命党人思想不同，革命目标亦各异，但因太平天国运动揭竿反对清政府，恰可成为他们取法、标榜的对象，太平天国运动性质、地位的界定也就顺理而成。“武昌起义成功的神速，得益于太平天国”^③，“太平天国在有清中叶，树起反清复汉的旗帜，可当得我国第一次的革命”^④，黄孝颖更是深情地指出：“建立了中华民国，这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受了洪杨革命的影响啊。”^⑤太平天国运动从爆发到最后被镇压的种种史实，在清朝的官方记载中或被禁毁，或被篡改，这当然会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罗仲华即指出：“共和的民国，本播种于明末顾、王、黄诸先生，萌芽于太平天国，而结果于辛亥革命，当时这些旷代人物，遭人诬蔑诋毁，而现在才受人的热烈崇拜。”^⑥

作为一个儒雅风流、具有悲天悯人高尚品格的英雄人物的石达开，自然成为文人敬仰并效法的对象。“清末为了鼓吹革命，石诗称颂一时”^⑦，石达开之诗“燃起民族革命之火炬”^⑧，成为“激发民族主义之一助”^⑨，石达开的形象顺理成章地变为“先知先觉的革命者”^⑩“红羊革命时的民族英雄”^⑪。其诗文集中所录之诗，

也自然成为其作为民族英雄的抒志之言。其所谓回复曾国藩招降之书，“读之英气勃发，不愧为民族英雄”，而其讨清檄文，更被认为掀起了革命的怒潮，引起全国的震荡。《石达开讨清檄文》评价说：“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文武兼资，实为诸王中杰出人才。其所为讨清檄文，尝脍炙人口，而太平天国民族思想，亦于此文揭露无遗矣。”^⑫正是因为有如此民族情怀与民族思想，石达开得以齐名岳飞，比肩文天祥。其“诗格，颇有似于岳武穆”^⑬。佩玉《跋石达开吴禄贞诗合集》说：

自古英雄豪杰之士，勋业著于当时，文章传于后世，若文文山之《正气歌》，岳武穆之《满江红》，其悲壮苍凉，激昂慷慨，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数百年来，求如二公之以忠义之气，发为文章者，不可多觐，今乃得二人焉。一为石翼王达开，一为吴将军禄贞。二人皆一代之英豪。^⑭

在文人眼中，作为民族英雄的石达开不仅与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相媲美，亦与同时代的西方

- ① 慎仪：《石达开之文》，《益世报（天津版）》1937年5月28日。
- ② 自在：《漫谭石达开诗》，《永安月刊》1947年第95期。
- ③ 方永靖：《石达开论》，《遗族校刊》1936年第3卷第3期。
- ④ 迺：《石达开的故乡》，《神州日报》1940年2月24日。
- ⑤ 黄孝颖：《石达开和他的诗》，《宪兵杂志》1935年第3卷第3期。
- ⑥ 罗仲华：《民族诗人石达开》，《青城》1938年第14期。
- ⑦ 珍珍：《石达开存亡问题》，《中外春秋》1946年。
- ⑧ 梁帖庐：《石达开诗话》，《国防研究》1942年第1卷第1期。
- ⑨ 白崇禧：《太平天国诗文书序》，罗邕、沈祖基编：《太平天国诗文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⑩ 侣真：《读石达开诗钞后》，《民立学声》1929年第1期。
- ⑪ 跑龙套：《石达开的残诗》，《金刚钻》1937年8月7日。
- ⑫ [清]石达开：《石达开讨清檄文》，《人报副刊（无锡）》1936年6月24日。
- ⑬ 王重民：《书报评论一·石达开诗钞》，《益世报（天津版）》1929年2月2日。
- ⑭ 佩玉：《跋石达开吴禄贞诗合集》，《新世界》1922年7月22日。

革命诗人一样伟大。海客认为石达开是与拜伦一样的革命诗人。他说：

希腊,和中国同样的是个文明古国。希腊灭亡后,有异国的革命诗人,代谋独立运动。同样的,中国灭亡于满清,一直二百多年,到了与拜伦相近的时期,中国也有杰出的革命诗人石达开。达开虽然比不上拜伦诗的天才,但他拥护正义,复兴民族的精神,却值得相映媲美。^①

正因为石达开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英雄主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成为鼓动人心的助力也就不难理解。黄孝颖鉴于石达开诗的慷慨激昂,建议军人“要多读达开作的这一类使人奋发兴起的诗”,“只有像达开这一类的诗,足以振发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激扬我们报仇雪耻的决心”^②。1938年,鉴于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亡国危机,罗仲华参观唐家花园——擒获石达开的拼命将军之故宅,不禁感慨道:“想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想到纵横全国,睥睨一世,智勇兼备的翼王,民族英雄的翼王,在这国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更令人追怀这誓扫妖氛的石将军。”^③

结语

如果从文献辨伪的标准衡量,《石达开遗诗》显然是一部伪书,是梁启超、高旭等人的伪作。这一问题的考证,自民国起,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且已基本可下结论。但确定其伪,并不意味着其价值的消亡,相反,伪书在另一维度上又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视角,提供了对与其产生背景相关联的一系列因素的思考。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致曾国藩五首》,其后石达开遗诗的搜辑与整理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即便在其被证实是伪作后,《石达开全集》亦未停止刊印,报纸杂志也一直在刊登各地新发现的石达开遗诗,并不时引起一股研究石达开的热潮。石达开遗诗蒐集与辨伪这一现象,背

后寄寓的是晚清民国时代的变迁所导致的人们历史观的变化。因历史观的变化,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其形象亦随之而变。石达开由一颇为聪慧的莽夫变而为文武之士,又变而为民族英雄、革命斗士,其转变不可谓不大。其实与其说是石达开形象的改变,倒不如说是人们在风云诡谲的时代下对英雄人物期待的变化。除了石达开遗诗外,太平天国运动的其他将领诸如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的诗作亦进入文献考辑的历史潮流之中。

太平天国诸将领中为何选择石达开,除了时代因素外,石达开身上所散发的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石达开被“赋予”儒雅风流、悲天悯人、慷慨激越诸特质,不但可满足传统社会对士子的要求,也符合普通大众心目中仁人的标准。诚如陈铨《论英雄崇拜》所言:“英雄与历史,有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他可以代表群众的意志,发明,创造,克服一切困难,适合时代的要求。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事先认定时代的要求,启发群众的意志,努力,奋斗,展开历史的新局面。”^④由此可见,对历史文献和文学史料的辨伪,不应止于文献版本学研究,同时应纳入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范畴,理解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具体事件中的认识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18ZDA255)、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南文学研究”(16JD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启华,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

① 海客:《石达开的民族思想(一)》,《新无锡》1934年9月14日。

② 黄孝颖:《石达开和他的诗》,《宪兵杂志》1935年第3卷第3期。

③ 罗仲华:《民族诗人石达开》,《青城》1938年第14期。

④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1940年第4期。